



三代煤矿人

■ 袁丹

1958年5月,爷爷从生产队转去三门峡观音堂煤矿工作,由一名会计成为一名煤矿工人。

爷爷是小学毕业,当时算有点文化,煤矿便安排他到洗煤厂当煤质化验员。三年学徒,爷爷作为一级工,月工资标准16块钱,有时还不够自己开销。

三门峡离老家500公里,那时候坐火车要一个晚上。因为火车票价昂贵,爷爷一年才舍得回家一次,一般会选在麦收农忙季节。他常说,煤矿艰苦,当年一个生产大队与他同去几个工友,最后就他自己留了下来。

后来,爷爷又到机电队做验收员,再后来来到陈村煤矿劳资科当劳动定额员,直到1979年,才被抽调到离老家不远的河南永城煤矿工作。

永城煤矿是当年永城县唯一一座煤矿,后来又建新庄煤矿,因该矿在高庄乡,则改名为高庄煤矿,再后来更名为葛店煤矿。

初到永城煤矿,爷爷被安排到地测科,工资标准按三级工执行,一个月可以挣45块钱。那个年代,矿井开采经验还不够成熟,许多技术难关需要自己攻克。爷爷说,一张井下采面的图纸画不完,他绝不回宿舍休息,加班时,饿了吃口凉馒头,渴了就喝白开水。

1988年,按照有关政策,符合条件的矿工家属可以农转非,奶奶和叔叔、姑姑们都来到煤矿,吃上了“商品粮”。

农转非确实是好政策,可就是住房不好找。彼时,一家六口人只能挤在—

间十多平米的职工宿舍。尽管空间狭小,但毕竟有个“粮本”,奶奶也当上了矿上的环卫工,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热腾腾的饭菜,倒也其乐融融。

1980年11月,父亲初中毕业,正赶上爷爷所在的煤矿招工,他很快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。

起初,父亲被分配到采煤队,队长看他年龄小,便安排他给一线工友送饭。从地面到井下采煤工作面有十多公里路程,而且还有崎岖的山路,父亲肩挑一根扁担,一头挑着几十个人的口粮,一头挑着一桶50斤重的开水,一挑就是五六个小时。每个班,父亲都累得满头大汗,但他充满了干劲,每个月

很少休班。

一次,父亲挑着“班中餐”爬山时,不慎摔倒,小腿刮了个口子,鲜血渗透了裤腿。他想着工友还没吃饭,绝不能耽误事,便撕开毛巾简单包扎,忍着疼痛,完成了当班任务。

后来,矿上建了职工礼堂,要招聘电影放映员,当了四年采煤工的父亲知道工友们喜欢看电影,他很想学一门专业技术,于是报名、考试,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。

经过在解放军八一电影学院一年的培训,在电影放映学习班完成结业考试后,父亲如愿拿到了电影放映证。回矿上后,他不但给工友们放电影,而且也去矿区附近的村庄义务放

映,无论严寒酷暑,他总是尽心尽力,做一名合格的煤矿放映员。

2009年8月,我大学毕业回到家乡,进入葛店煤矿选煤厂工作。

刚开始,我在车间当学徒,脏活累活抢着干,仅半年时间就能独立操作岗位设备,并迅速成长为班组骨干。经过两年的基层锻炼,我调至企管科从事工程管理及预算工作,接到了一个墙体粉刷工程的预算任务。为了改善职工工作环境,创建标准化工程,厂里要对厂区内办公楼及车间厂房进行墙面亮化。作为甲方,需要计算出详细的工程量,才能对成本控制、材料、人工投入、机械投入、过程控制等做到心中有数。我和同事拿着钢卷尺,在厂区各个角落测量一遍,不到一周时间便算出了结果。

那时候,经常有人对我开玩笑:“一个女孩子整天在工地上跑,灰土灰脸的,多不好看。”一次回家,跟父亲提起这些,他语重心长地说:“既然上大学时就选了个专业,那就要干一行爱一行。工种不分贵贱,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就好。”父亲还时常叮嘱我,工作一定要认真,尤其是施工过程监管,稍有马虎,工程出现质量问题,就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。

2015年6月,葛店矿因煤炭资源枯竭关闭,我被分流至新庄矿选煤厂,当上了一位皮带机司机。岗位虽然是新的,但责任和担当始终不变,我依然以饱满的热情面对工作,在平凡的岗位努力工作,实现人生价值……

(作者供职于河南神火集团新庄煤矿选煤厂)



新安江听水

■ 应红枫

悠扬的浪声,从游艇犁开的那湾浅浅的晨光里传来。除此之外,新安江两岸依然沉睡在一片轻霭之中,像羞涩的少女披戴着一方朦胧的纱巾。

行走在建德的新安江边,秋色和江水一般静美。江水里,丝絮般弥散在江心的淡淡雾霭,贴着江面不动声色地移动,悄悄飘到岸边,一层一层往上叠加,直到把江岸也蒙上了一层浅浅的薄纱。江水凉爽而清冽,晨雾奇妙而变幻,遥望新安江,犹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,恢宏而逶迤,娟秀而婉约。江上无风,沿岸的高楼倒映在镜面般的江面,清晰又分明。欣赏新安江,晴天看到的是风景,雨天看到的是意境,夜晚看到的是仙境。

新安江,发源于徽州(今黄山市)休宁县境内,又称徽港,东入浙江省西部,经淳安至建德与兰江汇合,东北流入钱塘江,是钱塘江正源。新安江素以水色佳美著称,江水四季清澈,几可见底。夹江两岸,群山蜿蜒,翠峦重迭,山势万态,可与桂林漓江相媲美。

得益于千岛湖的形成,新安江因江水和空气的温差,一年四季尤其整个夏季,就像一只巨大的“冰箱”,晶莹剔透,颇具奇趣,江面上时时长成罕见的“新安江奇雾”,也就是建德最著名的景观“白沙起雾”。据说,“白沙起雾”成因源



于1965年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,电站百米高的坝底流出的江水,水温常年保持在14℃—17℃,调节沿江下游20公里范围内的气候,早晚江面水寒,与空气温差大,凝成了水汽,由此形成从大坝到白沙大桥一带迷人的起雾景观。

置身游艇甲板,看两岸景色次第而过,像是在检阅新安江旖旎的山水风光,好不惬意。穿越一江氤氲雾霭,眺望碧波晨光,左侧是绵延叠翠的山峦,云雾遮挡,若隐若现;右侧碧蓝的江水倒映着沿岸鳞次栉比的高楼,犹如冰砌玉雕,展示着一座城市的繁华景象。

新安江大桥宛如长虹卧波,巍然而来,一江碧水纯净如蓝,悠然而去。清风拂面,山色空朦,江水把秋色渲染得葱郁。穿过大桥的圆

拱门跨,驶过被历史风雨涤荡得黧黑斑驳的“城市之根”,游艇在逐渐苏醒的江面挽起一湾清亮的水声,犹如天籁。偶有船舷溅起的浪花,惊扰了江面薄雾,或四散而去,或飘忽而上,似灵动的曼妙精灵。

乘兴而归时,新安江的水色更加温暖起来,秋日的光影淹过了甲板上每一位游客,大家的笑声更加欢畅。人们沉醉在柔美的水声里,倚栏凭眺,极目而望,可是想把新安江的每一处美景都摄入记忆深处?

回到游艇码头,前后航程约两个小时。时间虽久,但新安江的水之激滟、江之静美,已伴随浩水长流的精气神韵,深嵌在游人诗情画意的行程里。(作者供职于中化兴中石油公司)

大地米香



■ 李晓

秋日温润,新鲜稻米散发出的香气,让我涌起了对故土的思念。

一场秋雨过后,碧空如洗,住在山里的老周,喊我去他家吃新米饭。老周在山里有块稻田,春天播种、秋天成熟的稻子,经历了三个季节阳光雨露的滋养,颗粒饱满金光灿灿。

稻子还没收割前,我去过山里一次,老周像一个虔诚谦卑的老农民,身体伏在沉甸甸的金黄稻子前,用鼻子嗅着稻香。风一吹,稻子顺风摇摆像是在招手说“我已成熟,给主人带来收获”。

老周在乡下的家,有自己买的打米机,他将晒干的稻子打出新米,再用柴火煮米粥。柴火灶里,是熊熊燃烧的松枝,偶尔听见松脂味嗒嗒滴落于火焰中。香气四溢的锅里,新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,浮在最上面的一层米油,喝上一口,香甜黏嘴。

有作家曾说,所有粮食中,大米是有灵魂的,其它都只能算是杂粮。这句文字,击中了我的心房。

新米之香,在秋的季节,隆重登场。一粒米,在岁月的流转中,却充满了艰辛。

一粒米,从一株秧苗开始成长,经历分蘖期、幼穗发育期、拔节孕穗期、抽穗开花期、灌浆结实期;一粒米,经历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、立夏、小满、芒种、夏至、小暑、大暑、立秋、处暑,从种子萌芽到颗粒归仓,伴随了24节气一半的旅程;一粒米,从春到秋,经历风雷雨电,还有农人匍匐大地滴下的汗水,凝结成鲜活和旺盛的生命力。

孩童时,我常常提一个竹篮,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捡拾遗落的穗稻,直到夕阳完全吞没我单薄的身影。晚饭后,奶奶犒劳我的,是一罐在柴火上煮熟的米饭,那是我至今都难以忘怀的饭香。

清贫的岁月里,农人们多食玉米、红薯、洋芋等杂粮,大米没能成为主食。我13岁那年,爷爷大病,弥留之际,他虚弱地喊奶奶,想喝碗米汤。奶奶一路小跑,去邻家借了碗大米,煮了米饭,把米汤端到爷爷面前。爷爷喉结滚动,艰难地吞咽下小半碗米汤后,伸出手指朝房顶上指了指,歪过头去,走了。爷爷伸出的手指是什么意思,我如今似乎明白,他是满足了心愿,要去天堂散步了,只不过那里没稻田可种了。

离开故乡那年秋天,我从乡村学校转到县城读书,路上看到一个村里人,在水田里吆喝着牛耕地,突然就倒下了,他比牛还累、还苦。所以,每当吃着大米,总会想起辛劳的农人,想起他们耕作于田间,那一个个渺小的身影,但正是这一个个渺小的身影承担着我们果腹之粮,他们又何尝不伟大。

大米虽经历了季节的风霜,可一旦归来,却沉淀得安静从容。人到中年的我,无法像罐里的大米那样沉稳,有时甚至像喝了高粱烈酒后冲动任性,然而每当身处稻浪中,闻到米香,就会感到自己悄然化为一株站立的稻子,明白了世事沧桑,懂得了万物澄静,体会到厚重大地散发的恒久之香,以及万千生命绽放吐露的馥郁芬芳。



秋牧河边

■ 徐淑荣